

1932

年

第

卷

第

3

期

贈閱

614

# 孔德文藝



第三期





## 目 錄

斷橋 .....	1-28
有島武郎著 聊 譯	
詩 .....	29
易 揚	
寒風 .....	30
米 提	
紅煉瓦房日記 .....	31-32
瀾滄子	
歸途 .....	33
利 塞	
心的信息 .....	34-44
默	
幻 .....	45
金 沙	
生 .....	46
金 沙	
不成功的愛 .....	47-86
伯 上	



斷 橋

有島武郎作 聊譯

人物

木部孤筇 三十二歲  
高橋信造 三十歲左右  
早月葉子 三十歲左右  
倉地三吉 三十四歲左右  
販布的行商 六十歲前後

地方

鎌倉滑川海岸橋

時代

現代——仲秋的午後

舞台全面是滑川。兩岸有枯葦叢生，川流蜿蜒而來，隱沒於枯蘆之間。從此可以遙望大倉的山脈。海岸橋爲二百十日（譯者注——日本的風俗，以立春後的第二百十日爲農家之厄日）的暴風雨所破壞，現在仍有斷橋未經修理，懸於川流之上。木部頭戴寬邊的海水浴帽，坐在砂上而釣，高橋則橫臥於砂的斜面之上，從瓶

嘴中喝着威士忌。波浪的遠音。時而有松濤作響。隔葦遙聞百舌鳥的尖銳的啼聲。開幕後二人沈默片刻。

高橋 不知今天還會打閃不？看見那個東西就有點令人要發瘋似的……要釣着了罷？

木部 那裏。

高橋 剛剛聽了你的話，就這樣追問起來，雖然未免冒失了一點。像你那樣有妻有子，自然感到一種幸福罷。

木部 很難說，其實也應該充分感到才對。

沈默。

高橋 （一半獨白）這兩三天以來，鎌倉也突然冷落起來了呀。

木部……

高橋 關於剛才的追憶譚，你好像又在想什麼似的呀？

木部 那兒的話，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啊。但是，在你看來，我那樣的追憶談，只算得小孩子的哭訴罷。

高橋 以事件而論呢，自然是那樣。……可是知道了你的爲人之後，再聽你的話，也似乎能够理解你嘗過的痛苦呵。

木部 我已有三十二歲了，還要丟這樣的醜。哈哈……

高橋 像你這樣不會撒謊的人，真會嘗人所未嘗的苦痛呵。

木部 你才正是這樣呢。

高橋 浮漂不是在動嗎？

木部 沒有的事，魚餌早被吞去了。

沈默。

木部 高橋兄。自從你知道了那件事情之後，你的太太仍然——說是太太又有點不妥當——女人，說是女人又有點失禮，是不是那個女人還在愛你。

高橋 ……

木部 而你也不能不能愛她，是不是呢。

高橋 這就是所謂運命罷。正是運命的咒詛。自從陷落在這 dilemma 裡面以後，人的生活都完全失掉了意義，活像那電光的一閃。她是完全不知道個中底細，還猶可說。而我呢，知道了一切的我，仍然捨不得她……木部兄。這是禽獸的行徑……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在酒裡追求一時的逃避。……你也不是現在還愛那位葉子女士嗎？



木部 我的確愛過她，六年前的阿葉，我曾經愛過十九歲時代的阿葉。

高橋 戀愛這個東西真是一個殘酷的力量呵。不被它抓着則已，一旦被抓着之後，連人生觀都會完全爲之一變哩。

木部 可是你的經驗是否和其他一切人的經驗一致……一般人對於無論怎樣重大的事件，都能够馬虎下去，越說越起勁的。

高橋 其餘的人，管他做什麼。木部兄。你以爲怎樣？

木部 被你這樣追問起來，也令人難於答覆……說起來怪不好意思的，我簡直達到了恨她的程度。真想一下就把她捏死……然而現在却沒有那樣熱情了。已經有妻有子的人，竟會跟着她跑到藤澤去玩，真是笑話，那兒還配說什麼不能够撒謊的話來。

沈默，

曾經在那面的砂山住了將近半年……兩個人曾經在此地一塊兒釣過鯊魚。她和我都好像融化在夢裡一般……兩個都好像是用感激捏塑出來的人似的，從現在想起來。那時曾經做個這樣的詩，橫豎是丟醜，順便再獻一次醜罷。

哭泣我暗黑的生命。  
也是爲你，  
哭泣到春宵月明。  
因爲愛情，  
朦朧地入於快樂的夢境。

趁着樂夢未醒，  
青春的血……

“青春的血……”也不是“青春的血未老”呀，想不出來。忘記了。總之，未句是“但願走進永久不渝的國境，啊，愛人！”

好一個“永久不渝”。哈哈……

高橋 那樣的感激，爲什麼只繼續了半年左右……

木部 這可難說了。或許這就是你所謂運命也未可知。總之，我實際上是一個在“樂夢未醒”的時候，不辭死於刀下的 Romantist。然而她只在處女時代，是一個不亞於我的 Romantist。一旦變成了人家的老婆，大概就想起要過一過適合於現代的貴夫人的生活了。我也有不是的地方。我確信自己走的路就是阿葉走的路了。和世人也不十分交際的窮詩人的日子，自

然有點不好過。所以她早就下了散伙的決心。她下決心之迅速而合於邏輯，現在想起來，真令人佩服呵。可不是嗎，在逃到東京去的前晚，她還裝出一副完全陶醉於戀愛中的，未經世故的女孩的樣子……嘿，這個東西……女人這個東西真是撒謊的好角色。

高橋 或許也是對的。

木部 你的事情也是……你也因之而感到痛苦……

高橋 所以我主張萬事都是運命。像我這被運命逼到無路可逃的人，更能夠明瞭這一點。電光似的，讓你一瞥光輝燦爛的人生之後，隨着來的便是暗黑。木部兄，我曾經愛過人類。真摯地，以熱烈的心腸去愛過。然而所得到的報酬乃是暗黑，是不是呢。你問我為什麼不自殺嗎？但是被運命窮追的人，連自殺都不能。運命的鬼最善用的工具之一，就是“迷惑，”而自殺則需要決心。為迷惑而苦惱的人，是不能下決心的。……一點不錯，像這樣無所事事的躺在砂上，醉眼朦朧地眺望着太空，這就是我的現狀。雖然是自欺，在這樣的時間內，才好像感到一點自由……因為這個強烈的酒精，我的心臟也漸趨衰弱……我想我總會自滅罷。

……一點不錯，會自滅的。本想鼓起勇氣來，給它一個下不去……但是運命可不讓我這樣做。……我是爲什麼生到這世上來的呢？啊啊，爲什麼……木部兄，我苦……

飲酒，沈默。

木部（以釣竿擊水）但是，高橋兄，前幾天聽你把秘密告訴了我之後，雖然可怕得令人幾乎不能出氣，想起來一看，或許你還要幸福一點，也未可知。你且聽我說罷。我的理由就是這樣的。你得到了一個幸福的結婚，變成了一家名門的贅婿。雖則你以爲是自己的岳母的那個人，其實就你親生之母，而你的太太，却是你不同父親的妹妹……

高橋 今天真糟糕，反而要從他人的口中，聽說自己的秘密。不要說了罷，好像直接在受宣告似的。

木部 但是你愛她，而她也愛你。

高橋 不要說了。

木部 現在，就是現在還是有人愛你，你愛的女人還在拚命的愛你……剛才說不喝酒了，但是也讓我喝一點罷。（奪瓶而飲。）

高橋 木部兄，這是你說的話嗎？

木部 自然是我的話……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

呢。

高橋 太殘酷了。

木部 爲什麼？

高橋 正因爲她愛我，所以苦。……不能不愛，所以苦。……這樣狀態中的我，你却不看……你却不看……

木部 高橋兄……橫豎要苦的時候，我情願爲愛，爲被愛而苦呵！

高橋 木部兄……你……要是母親和她知道了真正的事實，我們的愛情也就完了。好比那用砂築的塔一般，會崩壞的愛情……

木部 哈哈……(拍着高橋的肩頭。)不要生氣罷，這是開玩笑的呵。其實也不是開玩笑，不過請你不要生氣罷。……看呀！一到秋天，連螃蟹也擠在一堆取暖。用不着胡思亂想地自尋煩惱。此後我也每天和酒做朋友罷。本來我也很可以喝一點，醫生說，對於這兒(手指肺部)不好，不知不覺的就給他騙了去哪。……那裏……然而你真是……

片刻以前，由橋的上手走來了一位年老的販布的行商，從高處叫道。

販布商 勞駕勞駕！在那兒的先生們，請告訴我一

聲，到和田塚是從那邊去呀？

木部 和田塚？……能够從那橋上過去最好，偏偏橋又落下去了，只好到海邊去過河，要不然，便到上手去，從琵琶橋過去了。

販布商 糟糕極了。還是那一邊近一點呢？

木部 自然是海岸這邊。但是非把脚弄濕了不可……等一會罷，我划船渡你過去好了。走下這兒來罷。

販布商 呀！對不起……真不好意思說，連禮也不……

販布商從土堤上走下來，木部將一半擱在砂上的小舟推進水去。

販布商 真不敢當……運氣真好，叨你的光。

木部 那兒的話，賣布的老爹是從那兒來的？

販布商 是的，先生，我是從秦野那邊來的。因為沒有生意。

木部 鎌倉這兒也沒有生意了罷。

販布商 一點不錯，……呀！這兒有釣魚的傢伙……對於釣魚，我也是一個中了迷的。

販布商和木部登舟。

販布商 先生們真享福了，還帶得有酒……

木部 你以為我們兩個都在享福嗎？……依我看

來，你的福氣還要好得多呢。

販布商 這真不敢當……窮事忙極了。

木部 說到窮，大家都是一樣。不過我却是窮而且閒罷了，哈哈……但是看老爹的樣兒，好像沒有受過什麼苦的樣子呵。

販布商 是的。托先生的福，來世的事情，早就托了佛爺了……

木部 呵，原來是這樣的……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船要到了，請坐下罷。

船到對岸。

販布商 是的，是的……呀，真是，不知道要怎樣道謝你才好。（向着高橋。）對不着了，謝謝。那末，再見。

木部 再見。從這兒走去，左邊就是和田塚了。

販布商 是的，是的。

販布商走了。木部將舟繫好。

木部 待天還沒有黑的時候，再釣兩三匹罷……高橋兄！睡了。

木部回到釣魚的座位，想把餌安上釣去，遍遍老是安不上。好容易安上了，剛剛放下去，餌就給奪去了。拋下釣竿沈思起來。土堤之上，松濤開始叫吼。木部才注意高橋，立身起來，

把高橋和自已的 INVERNESS (大衣之一種——譯者) 蓋在高橋身上。悽然欲泣。又默想起來。忽然士堤之上，有人的聲音，他便留心細聽。將沒有餌的釣竿放下水去。

「自然可以過去。」「那能過得去來。」「一定可以過去的。」早月葉子和倉地三吉，像這樣爭論着，出現於橋邊。

葉子 你看，那兒過得去呢！

倉地 這是該誰說的話呀。

葉子 自然是你啊。（和倉地同笑。）……我從遠處也就知道這橋是壞了的，奇怪的是那位剛才碰見的老人，不是從這邊來的嗎？

倉地 我說不能過去，你偏要倔強。

葉子 沒有的事，……我只想到這兒來看一看……我喜歡這兒的風景哩。

倉地 風流佳話很多的女人，到底不同。

葉子 對啦……我曾經有一個愛人，真像臭爛了婦人一般，專說糊塗話，常是淚不乾。

倉地 到底是你呵。

葉子 因為這樣，你也有些兒嫌厭我了罷。真好呀！這兒。從這兒的欄干望去，什麼辛苦都忘去了。



倉地 這樣就很好了。但是剛才的話，還在我喉頭  
鯁着呢。

葉子 關於木村的事情嗎？

倉地 你終不能任性花我的錢嗎？

葉子 不够哩。

倉地 不够，你爲什麼不說呢？

葉子 橫豎有木村從美洲匯錢來，不是一樣嗎？

倉地 糊塗虫！

沈默。

倉地 木村是在愛葉妹呵。

葉子 可是葉子却不喜歡木村哩。

倉地 不要開玩笑了罷……我在說正經話呀。看起來你還是在懷疑我。打算把木村留在那兒，無論何時都可以拉攏來做個後繼者。

葉子 再不會有的事。

倉地 那末，爲什麼一直到現在還在通音信呢？

葉子 因爲想要錢。

倉地 我正是說這一點不好，你不懂嗎……這等於在我臉上塗泥啊。

葉子 叫木村匯錢來，爲什麼是不好的事呢？自從你爲我被郵船公司辭退以來，你不知道爲金錢辛苦了多少，這是我大略曉得的……而你又

不喜歡吝嗇，我也不喜歡……我用錢是任意揮霍，但是心裏……不要笑罷……爲你……我想如果是爲你，那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隨後終於和木村通起信來了。爲什麼不告訴我，你的錢不夠呢？可見得你還是沒有把我當作親人啦。

倉地 你是那樣想的嗎。真蠢呀你。謝感你的好意，真的。但是我也不至於養不起你們姊妹三人呵，還是不要那樣暗地擔心罷。

葉子 你說的是假話。

沉默

倉地 或許完全是我錯了也未可知。說一句真話，一時真窮極了……自從那樣的謠言發生過後，把事務長的飯碗也弄掉了。這樣一來，反而增大了膽量。一個人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意外地會強硬起來。一直到現在，雖然還沒有告訴你，從那時起，我就企圖組織一個工會。充當海港的鄉導的那些東西，都各人自己製造得有詳細的海圖。關於要塞地帶的情形，他們比專門家還要多知道一點。我現在正從事於蒐集這個東西。如果把這東西送到那可以送去的地方……縱使不能如願以償，也能得到吃

不完的錢哩……換句話說，我就是一個賣國奴。一個賣國奴在和你發生關係呵。這回你該瞧不起我了罷？

葉子（突然怔驚）我也稍稍吃了一驚……好罷。我也什麼事情都幹。

倉地 橫豎世人都沒有把我們當作人看待，而我們却要和人一樣的行動，豈不倒霉嗎？

葉子 明白了，唉唉，明白了。這樣的話不要說了罷。我們特自走到這兒來……可以看見大島呀，在那兒。那是海嗎？

倉地 不錯，

葉子 那一個寒冷的夜晚，我正在甲板上想事情的時候，你不是提起燈火行走着嗎？一看見海，我就想起當時的事情，那時我聽見一種不是海上不能聽見的音樂。哦——也，哦也，喂，喂，哦——也……那是什麼？

倉地 你說的是什麼？

葉子 那個聲音？

倉地 那個？

葉子 海聲呵。

倉地 我在海上過了許多年，從來沒有聽見過那樣的聲音……

葉子 真的嗎，奇怪了。……可是那天晚上的確聽見了的……有一點令人毛骨悚然的，又好像極豪壯……說起來，活像在上不能夠同棲的人們，不知道有幾億萬都齊集在海底，互相在招呼各自愛人似的。海浪湧的時候，便有洪大的聲音從海底模模糊糊地傳來。那真是可怕的聲音哩。就是現在還髣髴聽見那個聲音在什麼地方作響似的。

倉地 那是因為你造孽太多啦。

葉子 可惡！呵呀，那兒有人在釣魚哩……你喜歡釣漁嗎？

倉地 也沒有什麼特別喜歡……跑到這樣地方來躲着，優哉游哉地過日子，反而有趣也未可知。世間的事情真太麻煩了，你以為怎樣？

葉子 我……我……從來沒有釣過魚呢……這回到這兒來試一試罷，把釣魚的傢伙帶來。

倉地 明天就可以。

葉子 唉唉，好罷。兩個人坐在那兒……

倉地 怎樣？回去罷。天也陰起來了，一直回旅館去罷。

葉子 唉唉，……也好……

葉子立起身來，將隨倉地退場。木部突然站起

來。從下面打招呼。

木部 請稍待一下罷。

葉子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生了根似的站着，瞬間之後，便完全恢復了平常的態度，木部爬上土堤，走到橋邊。

木部 （稍以誇張的態度脫帽）葉子女士，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却碰見了你，真是久違了。

葉子 呵呀，沒有料到會在這樣意外的地方會見你我真的吃了一驚。這可完全是奇遇……你就住在這兒的嗎？

木部 也不能說是住在這兒的……只算得躲在這兒呵。哈哈（向着倉地）突然從那樣地方跑出來，或許您以為太冒失了罷。不過我和葉子女士是幼時以來的老朋友，先前曾經在葉子女士府上打擾過，我的小名是不足道的，就是你看見的這樣的一個東西……因為聲音太像了，偶然抬頭一看，果然是妳。

倉地 我就是倉地。

木部 原來是倉地先生，久仰。倉地先生，不知你意下如何？雖然是很冒失的，我希望你把葉子女士借給我五分鐘。說一句老實話，我們分別了許久，也有些無聊的可笑的話，想兩個人說

一說。

葉子 有什麼話，只要兩個人說呢？就是倉地先生在這兒，也沒有關係。

木部 可是有關係哩。只想和你……

倉地 那末，正好。剛才我把手杖擱在海岸上忘記了帶來，我就去拿去。請你們慢慢地說罷。本來想明朝去取的，正好。

倉地退場，葉子想跟隨倉地而去，木部以強烈的眼睛挽留她。葉子和木部稍稍離隔着站立。沉默。

木部 他就是那位謠傳的事務長嗎？你的事情，從謠言和報紙上，我也大概知道，——葉妹，真是久違了。

葉子 今年初夏，我到那邊去之前，在到橫濱去的火車上雖然碰見了你……

木部 因為大家心裡都存得有芥蒂，竟至沒有招呼一聲。

葉子 一別六年，如夢……

木部 （繼續說）那個還健康罷？

葉子 （停一會）唉唉。

木部 （停一會）我也安心了。

葉子 （停一會）長成一個可愛的小孩了。

木部 ……

葉子 漸漸挨進木部。

葉子 我是今天正午才到鑿倉的。來了之後，便無論如何都想到這兒來看一看……我們同住的房子已經拆去了嗎？看不見了。……真像一場夢似的。

木部 自從那時以來，你已做過了種種的夢罷？快樂的夢。

葉子 你以為是那樣的嗎？

木部 也不過是問問而已。

葉子 你是誠心問我嗎？……做過了。急急乎想做些夢。……但是像那時那樣的美夢，却做不成了……我始終念到那時的事情。想起在這裡和你一塊兒釣過魚……我也莫名其妙地為什麼幹出那樣的事情來了。

木部 是的不錯。本來是一場夢。偏偏我又是一個傻子，把夢當成真實的去了。還有一層，誰知道這個真實，却輕輕容易地就在眼前崩壞了。實際上我慌了。然而信以為真的自己的夢，却被你的夢把它驚醒了。只要是一個人，無論是誰，都不願意驚醒自己的夢……及到醒了來一看，那才寂寞哩……請看那兒罷。（指手高

橋)在那兒不遠，砂上不是睡着一個人嗎？爛醉着。那是我近來唯一的談心的朋友……本來是這樣一個人。我們假定他名叫T罷。T生下地來不久，他的父親就得了一場大病。可是他的母親那時正是姿色全盛的美人，把丈夫的病置諸腦後，却跟着情人跑了。

**葉子** 木部哥。今天不要說這樣的話了罷。

**木部** 請忍耐着聽一下罷。……T的母親和那個男人之間，又生了一個女孩。其後那個男人也不知道是死了，還是離別了，總之，這位母親變成了寡婦，在橫濱過着富裕的生活。然而唯獨自己年青的時候，拋棄了的丈夫的事情，偏偏忘懷不了。經過的年辰越久，追憶也越深。

**葉子** (歎息)

**木部** 並不是我在這兒當着和尚罵禿賊，你要是誤解了真糟糕。下文才是最重要的地方呢。那個人還在吸奶的時，就被他父親的親友接去撫養，帶到東京去了。其後又進了某私立法律學校，畢業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養父養母抱來的兒子。又叨他養父母的光，在橫濱獨立地開了一家法律事務所。可是還沒有多久，就和隣家的小姐戀愛起來了。經過種種麻煩交涉之



後，終於得到結婚。

葉子 萬一這位小姐就是……

木部 對啦，這個惡因緣真是太巧了，娶來做老婆的這位姑娘，其實就是T的妹妹，不同父親的。

葉子 真可怕……怎樣又……

木部 你問怎樣又得知道這一點嗎？自從三人同居以來，老丈母的歇斯特里漸漸厲害起來了，她說怨恨她的人的死靈，移到女婿身上了。T的相貌和她最初的丈夫的相貌相像，固是理之當然。……其後他的老丈母就像發了狂似的，迷信起不動明王來了。T也不久就懷疑起來，歸鄉省視父墓的時候，順便調查起來一看，才完全明白了剛才所說的可怕的事實。運命這個東西，誰也不知道它要開些什麼玩笑。……以後T便煩惱起來了。母親雖則是母親，然而却是父親的仇人，妻室雖則是妻室，然而却是和自己分担着一個血統的妹妹。

葉子 呵呀，這真是……

木部 單是這樣還不要緊……就是這樣事實暴露之後，T說：他還是不能不把他的妹妹當作愛人愛，聽說老婆那方面也是拼命地愛T呢……

受着這個可怕的 Dilemma 的苛責，那個人已經瘦成那個樣兒了。而他的生活也從根柢上破壞得一塌糊塗。

葉子 現在還是……

木部 不錯，他把一切，都藏在自己一人心中不提。他的老婆看見他漸漸地憂鬱起來，漸漸地消瘦下去，她也染上了她母親的迷信。聽說她只知道 T 是自己的丈夫，她願意爲他犧牲自己的生命去祈禱死靈退散，這豈不悲慘嗎！死靈那兒會退散呢？

葉子 但是，就讓這樣拖下去，也是罪惡呀。三個人都只有益發落到不幸的深淵底下去哩。

木部 或許也是的。但是就把事實說明了之後，而事實終是不會消滅的……因此，他就像那樣在醉中過日子。把瓶埋在砂中，也不讓人知道，獨自在那兒喝，不到爛醉不止。在自己家中，想醉酒都不能夠，你試想一想他的境遇罷……不但如此，最悲慘的是 T 和他的妹妹都拼命地互相傾愛着這個事實。

葉子 單是聽見說，都够叫人肉顫了……真是不幸的人些。

木部 該算得不幸罷？

葉子 真是呀!

木部 該算得可憐的男人罷?

葉子 唉唉，真是呵!

木部 他有愛人，而同時也有人愛他。……葉妹，  
在你呢，這是幻夢，在我呢，這是真實。……  
在他呢，這個幻夢，這個真實都沒有崩壞一些  
兒呵！T 就是嘗了怎樣的痛苦，他都不願使其  
崩壞……葉妹，那個人真是不幸的，可憐的人  
呵？

葉子 木部哥!

木部 什麼?

葉子 請你不要那樣嘔我罷……我就是現在……還  
想那個美夢……

木部 (遮斷話頭) 真實，實是幻夢，縱然美麗，也  
是一場夢而已。……夢被破壞了，既然是夢，  
自然是會破壞的。……世界雖廣，能做兩次同  
樣的夢的人，是一個也不會有的。……然而叨  
你的光，我已豁然醒悟了。……我的人生觀完  
全成立了。無論怎樣說，那時我真捨得拼命  
啦。……真是暗黑呵！……面前什麼都沒有，  
只是空虛。……誠然，也可以說是一場夢呀。  
從那時以後，我便是一個落伍者。我也曾想做

一番事業。也曾經做過議員的候補者。也曾經登上文壇。然而因為我的夢已經完全醒了，無論幹什麼，都沒有成功的希望。無論做什麼，也是徒勞……而今只好釣魚過日子。若是靜靜地在這兒坐半天，也有兩三匹再蠢不過的小魚碰上鈎來哩。

葉子 但是，這也未免過於自暴自棄……只要你想幹，什麼事業你都可以做得出來。

木部 那兒能夠做出什麼來？一個人能夠做什麼……秋天也將過去啦。

葉子 我，想和你能夠從從容容地談一談。

木部 或者這也有趣……平心靜氣地談一談。

我雖是這樣，也有時在祝你幸福哩。真笑人呵。

葉子 木部哥！

葉子想要拉着他似的走近木部。木部僞作不知地閃在一旁，遙指海上。

木部 那個，你可以看得見那兒罷，大島。茫然好像一片雪似的浮在空中……你不要看見它那兒，也會隨着日光的變化而呈出種種的島色。間或可以看見一縷輕煙從那頂上冒出來呢。

葉子 你恐怕很恨我罷？

木部 這可難說，從前或許也起過那種心思……可是現在已完全冰釋了。

葉子 我有一點事，無論如何總想告訴你。你能够想法再和我會見一次嗎？隔幾天，我目下住在……

木部 再去會你罷，隔幾天，……隔幾天……。但是，葉妹！有句名言說道：女人告訴你有話說的時候，你不要期待她的話，你當覺悟那是抱擁，要不然就是虛無。

葉子 你說話也未免刻薄了。

木部 刻薄也好，不刻薄也好……總之，名言是不會錯的。哈……葉妹，不要到已醒的舊夢中去追求，還是做一位善良的太太的好。是不是呢，請你做一位善良的太太罷。至少我希望你能够將現世看成一個幸福的東西。就是我也是與其看見不幸的人，寧肯看見幸福的人呵。……我也有我的覺悟。我也不願到處跑去礙人的眼睛。……呀，倉地先生從那兒來了。……你明白了罷？我望你能够過幸福的生活，也望你使倉地先生得到幸福。……這就是我最後的話。今生大概不會再相見了。……倉地先生，

把手杖找到了罷。

倉地登場。

倉地 哈，找到了。怎樣啦，已經把話說完了罷。

木部 老早就說完了，正在這兒爲難呢。現在的確  
地把葉子女士奉還先生罷。

葉子 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一個物品去啦。

三人同笑。

倉地 那末，就此告別罷。

木部 天還早呢。既是特自走來，就到光明寺那邊  
去玩一趟罷。那兒有一艘小船，我雖然不能爲  
你們架橋（雙關語，即做中人的意思——譯  
者）也可以划船渡你們過去啦。

葉子 有船嗎，我真高興。

倉地 還是回去罷。

葉子 順便再麻煩他一下，請他渡我們過去罷。木  
部先生，勞您駕。

木部 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三人走下土堤，登舟。

倉地 好啦，葉子，到這兒來罷。划船正是我的拿  
手呢。

倉地站着，想抱扶葉子。葉子生了氣似的拒絕  
拄着洋傘蹲下。木部靜靜地划船。

倉地 睡在那兒的是誰呀？

木部 是一個運命論者。

倉地 什麼？運命……

木部 那裏，也是和我一樣沒出息的人。醉了在那兒睡着哩。

倉地 這倒也優游自在呀。

木部 剛才過去的那位販布的老爹也是這樣說呢。

倉地 一點不錯呀。

木部 一點不錯。

小船到岸。

倉地 呀，這真勞駕了。到東京來的時候，請來我那兒玩罷。

木部 謝謝，有機會的時候。那末，葉子女士。

葉子 衷心感謝你，那末，請保重。

木部 祝你健康……跟着土堤走到下游去，便可以走出海岸。從海岸去罷。這條路真清靜得好。……天將黑了，當心脚下。

倉地 謝謝你。

葉子 再見。

木部划回原處，收拾鈎具，輕輕地搖動高橋，高橋驚醒。

高橋 終於睡了一場呀。（欠伸）已經很暗黑了

呵。

木部 又打閃起來啦。

高橋 今天好容易才過去了。喂呀？誰來了呀？靴的痕跡……這兒還髣髴有女人的草履的跡印……

木部 沒有什麼。剛才有一對新婚的夫婦走到這兒來，沒法過去，我才划船渡他們過去了。你看葦草的那邊不是嗎？

高橋 原來如此，果然。我睡着一點不知道。……看來倒像很和睦似的呵。好像窺視了另一個世界一般。在這幽靜的秋天的籬倉，像那樣走來走去，很感到優游自在罷。……但是，那些人背後，也還有運命的鬼在那兒監視哩。我能看見那個……

木部 高橋兄，我也好久不提筆了，現在又想寫一篇小說哩。

高橋 又起了野心啦，真稀奇呵。難道是INSPIRATION來了嗎？……果然，又是電光……（神色憂鬱。）我還想在這兒多坐一會。

木部 （莫名其妙地失掉了鎮靜。）這也好，但是，還是走罷。拿起瓶兒走罷。這兒完全陰了，感覺到輕寒。走到還有殘陽的地方去，一直喝到天晚罷。……這回請你聽我的追憶的續



篇的懺悔談罷。

高橋 你今天能够陪我到那麼晚嗎？感激得很。…

…電光這個東西……

…二人準備好了之後，分開蘆葦退場。

木部 高橋兄，這兒有許多螃蟹呢，不要把它們踏

死了。

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音。

舞台空虛。大倉山脈之上，層雲堆集，電光不斷地在雲中打閃。靜靜地閉幕。



## 寒 風

穿過沈重的城門，  
一陣風沙吹起白日送葬人  
洒落在城邊，慘白的紙錢，  
這個，點綴了夜裏，刺人皮膚的輕寒。

都市的夜已來臨，  
灰暗的顏色，喧囂的聲音  
都消沒了。夜幕之下，  
送葬人們的痛苦也該平靜下去；  
煩惱的人們也該都睡眠了吧？

祇有亮在街頭冷清的燈火，  
獨伴黑夜寧靜。  
這時，我啊，  
總幽幽地憑吊這古舊都市的荒涼，  
在人們却忘掉一切的夢鄉。

一九三二，四月。 米崧

## 紅煉瓦房日記

## 一

今天特別悶熱。因為昨晚下了大雨，反而覺得今天特別悶熱，好像站在工場的大鐵爐子的火門面前，穿着浸濕的衣服，感到一種冰炭相雜的惡心的氣味。忽然涼風送來一脈清醒的意思。蟬也隨着唱起來了。沈悶的空氣全然變了。伊人的面影又浮現出來。每朝我醒來的時候它就浮現在我的心上，它在一切裏面，在藍墨水壺的高光裏面，在陽光中浮蕩着的微塵裏面，在皜皜的秋陽裏面，在切切的蟬聲裏面，在我的指尖，在我的睫毛端，在一切——由污穢的廢物以至純潔的神聖的東西——裡面。

## 二

早上六時，李麥二君叩門，說外面風大，月亮非常好，叫我起來看。風大而且冷，景色驟然變為荒冷，天陰，為沙土所蒙蔽，白月西傾，望上去好像太陽。我們約好去旅行，同行者九人，由崇文門外沿鐵路及城牆東行，過東便門車站，建築堅固偉

大，客貨稀少，景象冷落。出東便門，向東轉到河岸，雇一遊船，往東駛去，河裡的白鴨羣嬉嬉啞啞，故意橫截船前而過，差足娛人心目，此外則一片蕭條冷落的景色而已，兩岸的蘆花也灰黯無光，毫無秋意，上天無情竟至於此。船過樂家花園，我和兩個同伴就上岸，一直跑到二閘村，村中有一所土房窗上新裱白紙，質朴閑雅，莊重整潔，殊可愛。我們在閘上休息一小會，又向公主墳出發。路上沒有特別可記的東西，依然是三四年前的那樣自然。野牽牛花，野生小紫菊稍稍引人注意。野屋前的樹上懸挂着纍纍的黃金色的玉蜀黍。不久就到了公主墳。一進墳廟境內，覺得異常清靜幽雅，滿地叢生着小黃花草，萬點金花點綴在綠陰陰的草叢間，令人心醉。

## 歸 途

歸途中她走在我底身邊，  
柔白的雲隨伴着我們，  
疏疏的話聲融合着我們底心情，  
路旁時時飄來槐花底清馨。

樹叢裏微露着教堂底尖頂，  
潔白的聖母像在圍牆裏半隱，  
遠處墓地上豎立着森嚴的蒼松，  
左近茅屋前肥的菜葉吐着光潤。

農夫推着石碾磨他一顆顆的黃米，  
村女準備着日落後歡聚的晚餐，  
這裏那裏到處是綠油油的雛麥，  
預期着秋日收成的豐滿。

在田塍上她和我走着，  
緩緩的溫風吹送着我們，  
驀然傳來幽韻的鐘聲，  
金色的陽光正遍照着一切。

利塞

## 心的信息

諦，我的至友：

接連得到你的信，都因為我懶和有一點事沒能回你信；我知道你一定要很怪我的，雖然我們是並不拘于這一點點信的互相來往，但是你一個人處在南國的孤寂中，是多麼盼望我報告給你一些關於我的消息呵！在這寂靜的夜深裏，我貪醒着，靜靜的跟你談天了。

自你走後的兩年，直到上月為止，我個人的生活算是少變化極了。我們的同班兩年中陸續走了四個，你已經知道的是吳，歐；今年又去了張和小吳。所以剩下的人是稀稀的十二個，頗感到些如花殘一般的零落了。從前你在的時候，我還因為有你為伴，生活雖然孤寂，却還有所安慰；我們在一齊談談個人的幻想的戀愛，或者研究一下學問問題都能給我們生活上一種努力和改造；這樣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現在只好自己沉默的行着我的路程了。從前兩人同走的路，顯得不十分困難，現在呢感到孤寂和無力的疲倦。朋友，你呢，一定也感到

一些寂寞吧？

在長久的寂寞生活中，引我向生活前途前進的一線光明，便是我早已告過給你的那個人了。她現在還和我一班，我天天得見她的。在這學年將盡的夏日裡和這將近中學畢業的最後半年中，我們同班的感情似乎比較先前好了許多。和我打架的鄭也和我好回了，這也許就是因為大家都快要畢業的原故吧。

有一天，正是考數學的這天的清晨，我因為在家沒預備好，便一清早就去學校的清靜的大禮堂外的草地上用功去。當我剛剛坐在涼爽清靜的大石塊上時，才五點半鐘。學校中人來的很少，清靜極了。這禮堂外的院落，我和你是常常坐在一起談話的，如今很少有談天的人了；院落中添種了許多果樹，都是幾個學音樂的同學在植樹節種的，如今都在大榆樹和大槐樹的蔭下豐滿的長滿了青色海棠果和帶白毛的青色小桃了。我每每徘徊在這院落中時，不知為什麼總要走近牠們的。這天我却好好的看着數學講義了。兩小時後，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受考時不慌張，所以安然的休息着，離上課還有一個半小時。鳥叫聲這時送到我的耳中。我還賞鑑着滿院中青綠的樹，油綠的草。有些同學由院落中經



過，都沒有來找我，以爲我在用功。一會兒有輕微的好聽的笑聲傳到我的耳中了，是幾個女郎的談笑聲。現在我眼前的是她——L——手中還拉了一位比我低班的少女，她手中拿着琴譜。她們兩人的身後有一個不願來的同伴，只聽見後面的說：

『我不會……找別人吧！』她剛要死力去拉這不願來的同伴時，正好看見我了，高興的說：

『呵！迦麗在這兒呢……又對她的同伴：

『你不來，我們便找他了（說到這兒，她的後面的那同伴便飛跑的走了）。她拉了和她同排走着的比我們低級的少女向我走來：

『迦麗！你來得真早！呵！原來在用功的？』這時我向她們點了一下頭，因為我一向是這樣對我所認得的人行敬禮的；她微笑對我，至于她的同伴（她的名子是叔亞）很嬌羞的也微笑着，我便對她們說：

『我已經預備完功課了，現在是隨便休息着』

『那好極了，我們想找你替我們揭揭琴譜，你肯嗎？』

『好的。』我就隨着她們走進大禮堂去了。

那個大禮堂總是沉靜，莊嚴的，大的鋼琴也很安閒的位置在一個角落裏。她們兩個是在彈『雙奏

』預備在考試過後歡送會中演奏的，所以現在要加緊練習。在三年前我原也學過一點琴，所以替她們揭揭琴譜還可以會作，不至於像M似的連五線譜也不認得，說那些是好多的科斗之類的笑話的。我立在叔亞的身邊，靜靜的看她們的嫩手，美麗的在黑色和白色的琴鍵上翻飛的跳躍着，我不禁爲她們的坐姿，輕微的表情，安閒的態度，她們合奏出的快活的輕盈的音感動，又鼓起我學音樂的興趣了。叔亞似乎有點怕羞，但是態度上十分鎮靜。她那豐滿的體格，合宜的身材，加上她那乳白色的皮膚，格外顯出她年紀輕輕，還有她那自然微卷曲的黑髮，大而淡黑褐色瞳仁的眼睛，不加脩飾的直而微彎的眉毛，略高的鼻子和厚唇的大口，長圓多乳白色細羽的面龐，都多麼美麗的呈現在我的面前啊！我還沒有這樣接近過任何少女呢！至于她；我的同班L，有黑色大瞳仁的眼睛，比較消瘦的體格，我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的。現在她們兩個在一起合奏着，我被她們的美麗和香息弄眩了，心中自然的起了熱烈的感情，就在這一剎那間命運捉住我了。

『迦麗！謝謝你！』彈完時，L這樣說。並且約定考完後她們再練習時仍要我來揭琴譜。叔亞對我不好意思的輕輕看了一下，嬌羞的笑着，呵！這

嬌羞的樣子多麼動人！於是我們三個人走出大禮堂，剛剛在樹邊走了一圈，那個大手的老校役出現了，『噹噹噹……』有點襲人心弦的聲音便震盪在早晨的陽光中和清鮮的空氣中了。我們就都考試去。

諦，我的好友：

我接着告你吧。在滿意的考完數學後，我還留着她們合奏的音調，我不覺的由口中流出，心中湧出那個調子，這調子就代表了她，叔亞，原來我是在想她的。我還走去大禮堂，把以前練習過的曲子彈着，心境十分光明似的愉快着。我很專心的彈，以致外邊一切聲音我都聽不見了。我不久輕輕嗅到一陣陣的花一樣的香息，我想着這是什麼香呢這樣可愛？這香又越來越濃了，我無意的回頭一看同時手還不住的彈着；原來是這樣一個美麗可愛的微笑而鎮靜的臉，香息便是這兒來的；我的手指不再能繼續彈了，而且竟很羞起來，面上感到火一樣燒得熱了。

『你彈吧！』我站了起來。她並沒有立刻坐下來：

『你彈吧，不要客氣，……』

『不！我不彈了』她便坐了下去，開始彈着，

我不知怎麼沒有走開，還像剛才一樣立在她的身邊，看着她的肥胖的手指，乳白色的手臂，美麗的輕鬆卷曲的頭髮，還有鬆軟豐滿的全身，還有那呼出的如花的香息，呵！這些真是令我心醉了！她又安閒又莊嚴的坐着，却還有點嬌羞的神情，時時將她前額的卷鬆向後甩着。我沈默的佇立着。大禮堂裏充滿了一重一重的音聲，我也好似繞在音中去了。她不彈了，立起來：

『擾了你這半天，真對不起！』她這客氣的可愛的聲調多着動聽。我就沒能回答她這些過于客氣的詞句。

『我也不彈了，我們走吧。你們明天還來彈嗎？』在一分鐘後我問。

『來的……只是消耗了你的時間』

『不！我是一天沒事的』於是我跟了她出來，在多樹的靜院中走着，在送她出了院子後，我一個人又返回來，在大石階上坐下，沈默的回味剛才的那副美畫，心裏充滿了快樂。

當我一個人回家時，在這最後的一天，這最後的一剎那和叔亞在一起的時間留給我的印象是最強的了。

夜裏，我睡不着了。我推開窗戶，從外面流入

清涼新鮮的空氣，我靠在窗台上，靜靜望着外面的淡灰色的夜；天上是閃閃的明星，空中是深藍色的碧色重重；房中已熄了燈火，靜寂的是後半夜。不久我更清醒了，白天留給我的印象更顯明的浮現了叔亞，我愛她，我的心却又雜亂極了，因為禁不住也想起好多別的無關的雜事。最後，純淨的想到了叔亞，我便安靜了，有一種隱約的希望鼓勵我，激動我，我因此更不能成眠。她的美麗的面貌總在我面前浮現，微笑着。

我自己默誦着：我愛叔亞了。

諦，我的至友：

昨夜的夢真代表了我的心。

在一叢花下看書時，我看見L來了。她約我散步，我跟了她走。我們沉默的走着花園的小徑，一條又一條的，花樹果樹排列着的大路，我不知道她要引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並排的走着，終于不知爲什麼我們都停住了，我向她望去，她也正在看着我，但是我看不清她的面孔，所以走近她，細細的看，她有大的淡褐色瞳仁的眼睛，乳白色多細羽的面孔，卷曲了的頭髮，原來她不是L，却是美麗的叔亞呵！

我驚醒了。

我對L 是很好的，却說不上愛她；她也對我的生涯上有過一點點救助，沒有她，我一定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希望對她永保住相當的友情。我理想中的人物不是她，却是叔亞，這就是因為什麼，我只見了叔亞兩三面，并且只見到她不語的微笑我就這樣鍾情的原故了吧。我想到叔亞就感到快樂，光明和希望，一切的過去就從我的破碎的心中飛去了。我已經陷在這個猛烈的單戀的大浪中去了。我愛她這已是的確的事了。

這幾天，我都見到L 和叔亞，她們已經練得十分熟習了，所以我們時時有談天的機會和散步的時間。L 似乎還是那樣，却也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不語。叔亞比起她來是帶有一種光明和愉快的精神的。

同學們個個都忙着自己的表演或是別的事，只有我無所事事，伴了她們走走，散散步，彈彈琴。我並沒有好多話和她們說，我沉默的享受着叔亞的美麗和安閒的態度。她向來不多說話的，對我是更加無言。那麼一個歡送會，十分熱鬧，但是留給我印象的只是叔亞彈琴的姿式和她彈出來的伴奏音的沉重和特別變化的調子。後來我替她們揭完琴譜就

把牠還給她，L一定知道了我的心，她看了看我沒說什麼就走開了，這是很少有過的事。然而我那能違背了我的心去作呢，我愛叔亞，什麼也不能變我的心。

她快活的對我微笑；我畢業時所得的贈品再沒有比這個更可愛的了……

諦，我的至友：

我的消息的自然的講述到這兒便要算終止了。

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年，雖然我自畢業後很少見到叔亞，雖然在實際生活上我和L也還有往來，而我的心是這樣的虛空，生活是這樣的不好！我那能愛我不愛的人呢，作朋友是可以的，說到愛是又另外的一件事了。我入了一個大學校，在那兒我孤單的生活着，離開了所有的朋友，和L也漸漸不說話了，沒有什麼可說的呵！

我的一往情深的戀心是縈繞在茫茫遠遠的地方，在那個地方我以為就是叔亞存在的地方了，一想到她，我的精神也煥發起來，生活力也稍稍強起來呢。我自己相信爲了她我要好好生活的。我深深的在愛她，愛她，一直愛她；這個情絲是幽長的恒久。

的。實生活上多麼困苦，我都忍受着，我却不能被牠壓服，我總在努力，掙扎，在許多生活的誘惑中和波浪中。

我怎能忘去她呢，她有明媚的美麗的面孔，合宜的身材，可愛的微笑……

時光一點一點的消去，春天，秋天，一次一次的換着，而我的心是老一樣的感到沒有改變，生活是這樣的不好，只能在孤寂中，找尋那一點點的回憶，和叔亞相遇的事來安慰我的實際生活了。有時我也會如同一個長久被困的凶獸一樣的在樊籠中大叫一聲一樣的出軌的行動一下。去年我曾盲目的愛上了一個小女孩子，但是這太違反了我的心，所以很快的她又由我心中飛走了。你聽了這個，一定會原諒我的。

我處處的在找尋，找尋叔亞。

我們這一班的相聚在C校，給了我一點安慰。見到倫貝疏這幾個老友，也可以在孤寂中得到一點友情，這也如在沙漠中得到綠洲一樣的好了。他們的生活上也缺少一點似的，大約是愛情吧。只有疏愛上一個西方的女郎，他們的生活或者好一點的，我是祝福他們的。

諦，你呢，你的生活有什麼變化嗎？



我只有一些對叔亞的回憶是我唯一的孤寂生活中的安慰了，我在深深的愛她，一直的愛她。

可愛的她到底在那兒呢？她一定不知道有一個這樣固執的人在想念她的。如果真有所謂司戀愛的神，爲什麼我的戀情的幽絲，這樣的散佈在夜的靜默的宇宙的大空中，她不聚集成一束來送到叔亞甜蜜的夢鄉中呢？……

許多別的事下次再談吧，我已無力再寫了。

我願你的生活已經美化，遇到了幸運之神。

你的好友，默。

一九三一，七，十日。

默

幻

我有時流盪在詩心的大海中  
彷彿洋洋的白日照入我的胸懷  
又好像和靄的初陽撫摩我的額際  
我不知道如何表白我的喜歡  
如何訴說我的哀愁  
如同白雲融在茫茫無際的青空  
好像超越時間的好夢  
白鷗一般泛泛地浮去  
淡淡地幻想澹澹地呼吸

——金 沙

## 生

啞啞的飛鴉在啼  
靜靜的春朝在遲遲進行  
社會的奉公是人生最樂的天職  
我也走向人羣裏  
做我一天的生計  
春陰漠漠  
一年的展望又從此開始了  
萬物漸漸啓蟄  
明媚的和澹的忽而又慘淡的渾沌的微光  
豁然開朗，  
彷彿在遙遙的地平線上

——金 沙

## 『不成功的愛』

豐一試作

正是在活潑的春天中，嬌妍的櫻花滿開着的時候，「我」搬進了這一家人家中，

那是一家非常安樂的家庭，只要由他們的各人臉上望去便會明白，帶着灰白鬚鬚的男管家，嘴邊永遠露着和藹的笑容，在他雙手看來，他是喜愛工做的，我時常看見他在那小小的庭院，建築了些小東西，如小而且精緻的花盆架，都作成異樣的形式，有規模的陳列在小院中。那一位稍胖的房東太太，也像她丈夫一般的永遠含着使人滿意的微笑，她是喜歡同人說話，而且談得甜蜜時，她的臉部會起一點滑稽的動作，那便是她短小的鼻子會向上翹動，實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呢！——除去他們一對康健的夫婦之外，還有着一個大學中將畢業的大兒子，兩個女兒，大女兒在高等學校中肄業，小的一個也正在高小念着書，他們五個人幸福地過着順適的家庭生活。

他們的家很巧妙，一間半洋式的東方屋子，建

在一條小的街巷中，那是極其清靜的，因為是在鄉下，聽不見一點熱鬧街市的吵喊聲，普通聽得到的是些叫賣青菜的聲音，或者是些早晨送牛乳小孩叩門的聲音，平常是很安靜的，因了這個原故，我才找到了他們，我想在這裡可以作下一點正經的事情的。

普通的人家有了空房，便會沿街貼出出租的條子，但是有的稍微有點錢的人家是不會貼出來，如果要去住，那只好打聽明白了什麼地方有了一間空房，然後親自去見那房主人，雙方都認為滿意之後，這才會得到良好的結果，而我，便是由了熟人的介紹，才搬進了這一家人家去，不然的話，我一定會找不出相當的房子住。

我的房子是一間四方式的，因了一個異國人的來住，特地佈置了一張書桌，一隻舊而是堅固的椅子，牆上釘掛了幾張着了色粉的圖畫，這是陪襯得非常好，很合我意的小房屋；在我搬進去兩天之後，房東太太又給我送來一隻磁作的花瓶，她放在那舖了桌布的書桌上。

「貴國有相同的東西麼？」她說，指着那畫着一個男孩手中拿着籃子，一個女孩正在摘拆一朵花的花瓶。

「有的，還有許多形奇古怪的呢！」我站在桌

旁回答她。

「那是一定會有的……」她說着，眼睛四圍的觀看了一下。

「這裏可以掛一張畫。」她指着牆上一小塊空壁上一會兒讓人給你拿來。」

「很好了呵，……」我對她說「不用再掛上了……」

「不，不的，」她打斷了我的話，「不掛多麼難看。」她的語氣顯得強硬，在另一方面。却是有一些固執。

我不說話，因為我知道終歸我失敗的，於是讓她去隨便作好了，況且即使掛上一張畫，對於我毫無關係。」

「這是她的房子……不必得罪于她。」我心中想着，要預備向她說一句謝謝的話，不料却是她先開口了。

「林吉君……過一會兒你到我們那兒去吃飯。」她出去了，我聽見她的軟木作的木履聲，及開門的那種特有的聲響。

昨天只把飯送過來的，今天却讓我自己過去吃，未免太有些冒昧吧，我覺得，但是我是初來，還是少得罪於她好，在十二點差五六分的時候，我

走出我的房門，去到房東那裏去。

原來他們是在另一個地方，離我住的那一所（還有其餘的）不遠，這是在初一天，房東太太告訴我的。

我走過一條舖着小石子的街道，走盡了這一條一拐彎便可以望到房東的房子，我彷彿有點不安似的，當我走到門口時。

「請進來呀！」和善的房東太太，在窗外喊我。我於是鼓着勇氣走進他們的會客室，佈置的十分合適，有着綠紗做成的窗簾，向左右分着，一張小的書桌，桌前坐着一個男人，我想到這大約是房東了。

房東聽見了我的脚步聲，回過頭來向我笑。

「寂寞麼？一人悶在屋中？」

「一點兒也沒有，我覺得很舒服。」我用了恭敬的語言回答他，因為我不願得罪于他。

他此時轉過全身來，手指中夾着一根香煙。

「天氣真好，一點風也沒有」他說，他的雙眼因了煙的燻迷，突然細成一條線似的。

「是的，今天去看櫻花的人一定非常多吧？」我向他說同時我望到了窗外牆根處有一株櫻花，牠是單獨的生長着，並且開放着。

「那一定的呵！」他道，「幾時等你有空可以一齊去看看。」

「我很喜歡的」我有點笑容「我到了此地還未去過一次……」實在，我是沒有去過一回，只是聽說櫻花是何等妍麗，弄得人們發狂似的。

客屋的玻璃門開了，進來了房東太太。

「可以吃飯去了！」她仍是那先前令人感到好感的言語。我向她道了謝之後，隨在她後面走出那小的客室而走入了隔壁的屋中，那間純粹是東方式了，地上鋪了七八張席子，放了幾只大箱子及掛衣服的架子，另一邊還放了一架留聲機，這是使我驚喜的，我相信在飯後可以聽到留聲機了。

「她叫我用飯，我看見一張長方桌，擺在中央，上面放着簡單的菜或是一盤生魚。

他們夫婦兩人陪着我一同吃着飯，並且不斷的同我說話，使我幾乎沒有扒飯的機會了。

「林吉君是一人到此地的麼？」房東說，他的記性有些弱，因為我同他們談過一次，同時還略略的說了一下來歷。

「是的，一個人到此地來的。」我夾着一片鹹菜，却不能放入嘴中去。「只要懂話，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的，不懂話最糟，什麼也作不了。」房東說，我想他只聽見了末一句吧。

「林吉君的話說的很好呵，在貴國時便學會的吧？」房東太太一嘴的飯向我說。

「沒有學過，到此地來了之後才學的，說的太壞了，發音真是困難！」我說，

「那很聰明的。」這回是房東，他在咀嚼着茄子。

「真的，他說的同我們一樣，聽不出是中國人說的」胖而且多話的房東太太轉過頭去充着他說。

「聽不出。」房東的這一句簡單的答話，多少有些使她掃興吧。我暗自覺得可笑。

我裝做聽見一樣的趕緊吃着飯，我預備快些過去，出了他們兩人的攻圍。我真不耐煩了。

「還吃一碗吧……」房東太太看見我放下了碗筷。

「不，很多了……」我想着其中一人一定會說出這話的，所以預先想好了這一句客氣而且帶着隱重氣慨的話。

「林吉君吃的很少，每頓都是？」房東說。

「差不多都是。」我回答他，我真有些受窘。

我向他們道了聲謝，離開那裡而走了那方才的小客屋中。接着女房東也進來了，她嘴裡有一條剔

牙的，手中也有那是給我的。

「林吉君，給你這個。」

我接過去放在嘴中，我也左右上下的剔起牙來，因為是胡剔的原故，牙床流了血了，我覺得出來的，假若我告訴她說我的牙出血了的話，那她必定會笑我遲笨，或者還要教我怎樣剔法，想到這一點上，我便忍住了。

我對他說我要回去了，她彷彿還叫我玩一會兒似的。

「不必忙的，你是整天無事情的。」她笑微微的說，鼻子在作着他飯後的運動，這很使我發笑，但是我竭力的忍住。

「是呵，然我想出去一趟門，爲着買點東西」我說。我想她一定能放我走了。

「買東西也不會這樣早，回頭我陪你去。」她仍在笑着說，這真使人感到困難，我幾乎不能說話了。

「那到不用了，我認識這裡的街道了，我想我不致于迷失了路的吧。」我說出了口才知道是不十分恭敬，可是她像沒有聽到一般。

「林吉君……吃一些菓子，這是婢女由她家鄉中帶來的，自己家種的。」她遞與我一隻蘋果，很

大的蘋果。

「謝謝的很！」我接了過來，她又遞與我一把刀子那是預備我剝皮用的。

我吃着那剝就了的，大而且甜的蘋果，這真是一個上等蘋果，不但外表清潤而且滑順，裡面也很甘美，我不由的把目光射到那放在屋角一個草筐上，我看她由那裡取出來的。

「很好的，是不是？」

「是的，家中種的倒底是甜，街上買的似乎沒有這般好」我說。

她笑着點頭，鼻子一邊也在向上動着，我覺得這比一切都滑稽。

房東進來了，他手中夾着一隻賣七分錢支的香烟上面少許蓄着烟灰。

「吃完飯應當去散散步，天氣又是如此溫暖。」房東說，我猜不出這句話究竟含着什麼意義。

「是呵，我們應該出去走一次，你願去麼？林吉君？」女房東附和着他，然而却頭轉向着我。

「失禮得很，今天的天氣是狠好，但是我不想出去散步，我們可以定一個日子，一齊去看櫻花的，這樣好麼？」我說。

「那樣也好，林吉君，我們可以以後去的。」女房東接着我的話說。

房東只在那裡吸着烟，他覺得他的提議已不能成立了。

「現在，我要回去了。」我向女房東說「我先要回去一次後，再上街去買東西。」這，其實，我是用不着回到家中一次的，我的錢便在我口袋中，我只是想擺脫那女房東的手而已。

「那麼，我就不去了。」女房東說着。「下午沒事到我們這裡來玩，我們很歡迎你來！」

「好好，我一定來的，再見罷！」我向她說，然後又同房東說了一聲再見，我走回去了。

街上，很有一些人在忙碌着似的，各樣階級的人們都有，他們臉上彷彿是很得意，因為可以看出一點高興而且自傲的神氣來；我走進一家雜貨店買了洗澡時所必須的絲瓜，又到糖菓店裡去買了一點薏薏糖，我便折回家去了。

我現在是在那小而且可愛的屋中了！我四週圍的又看了一遍，是呵，這真是一間非常精巧的！那一塊空壁上，看去雖然有些空洞，然而我不會因為這一點便生氣的，何況那女房東不一會兒還要給我送來一張圖畫呢……

現在要談到我的隣居來了。

在我住處的右邊是一家叫中野的，最初，我僅以爲是一家貧窮的人家，然而在有一天的傍晚時分，由那門中走出來一個穿的很優美，面部很清秀的女郎，這真是令人吃驚，我竟呆住了；在她注意到我在不動的看她時，她才不自然的走進去了；我仍是茫然的看着她適才站立過的地方，幻想的意識中，復顯出那動人的姿態，這一次的邂逅上給了我絕大的驚喜。

夜中我沒有像以前那樣熟睡過，我幾乎成了一種奇怪的性情，房東看見我這個情形，真是莫名其妙，他問過我，爲什麼這樣的無精打彩，我回答他是不妨事的，他終於含着好奇走了。

她又站立在門口，晒着些布片，一塊一塊的放在竹竿上，這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從什麼地方弄來這許多零碎的布片呢？始終不可解，那裏知道這個不可解的東西一了解的時候，我的美夢亦隨着消失了！

以後，在固定的時間，準可以看到她，站在竹竿前，在晒着布片，我却是在思索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我不會想明白，却是一件事實証明了。

一天的清早，我見到她晒畢那多數的布片之

後，又出來門口遙望，而且懷中抱着一個彷彿像生下一個多月後的小孩子，突的一個思想來了，立刻使我感到了那些布片就是小孩子的尿布！呵，我多麼卑下，我會把一個已經作了母親的女子看作一個純真的少女，並且想把我異國的愛輸入於她，是的，我這麼想過；然而現在我應該打我自己起不好的念頭的腦子，他是給了我數日來無名的憂悶；我笑出來了，當我又知道了她的丈夫是一個某公司的副經理時，我想起如果我這個可笑的思念竟會實現，就是說，我有了一個魂力，使得她捨棄了她富綽的丈夫而跟了我的話，那時候，滑稽而且帶悲哀的戲劇便要開始了，我會被一個「拐娶婦女」的罪狀而捕入獄中，於是我便是一個可恥的，且永遠被人垂罵的人，下流人了？哈哈——，這真是一個絕對有趣的事情！

好了！事情解決了，我暗暗的慚愧着，將對她起永遠的懺悔。

這中野一家，便是三個人，他們幸福而且快樂。

我的左隣，還只是一間空房，門上貼了一張招租的條子，新房的原故，或者不久便會租出去的。

還有我的對過是一家生有五個小孩，大者十七

歲的家庭，在我的房屋中，一到下午三四點時候，可以聽到一種奇怪的喊叫聲，只少有一個突叫聲雜在其中，只有這一點上，我覺到不安，並且沒有方法用的。

我不願意多說關於隣居的事情，因為那很可以引起惡感來的。

不覺的來此一禮拜了，女房東所答應我的事情——送一張像片過來，終于不見送來，她是一定忘記了，可是由她的肥胖的身體上看去，似乎是不應該忘去她所說的，不過，忘去也罷，我自己選了一張，釘在那裏，這或者可以提醒她的，她是把像片忘記拿來了！

有一天的傍晚，我一人出到野外去散步，正好遇到女房東，她對我說。

「林吉君，我們去採些花兒好嗎？」

「很好，到什麼地方去採呢？」我擺出一副笑容，我知道這真是一個不得已的笑容，因為近來我有些怕見她。

「近極了，……一塊回到我家，換衣服。」她說，她心裏高興着，一定，我只好跟在她後面走，我覺得有些後悔不該走這條道路了。

在院子裏，房東在種着几株小花，開着粉紅的

小花被植種在幾個小花盆中。

「哦，來看看這些花兒，多好看呀。」五十四歲的房東猶露出幼年時期，小孩愛護花兒的神氣。

我應當贊賞這花兒，我想，於是我便說。

「這真是美麗的！什麼地方買來的呢？」我竟想不到，下面一句話，他誤會到我也想要似的了。

朋友贈送我的，可以轉送于你兩盆，這花真是好看。」他說，弄得我一無話可說。

「不用的……一會兒我可以自己去買的。」我說。

「那大可不必了，就送你兩盆好了……吃過夜飯給你送去罷。」房東說，他站起身來。

他們夫婦那種不由人分說的脾氣是一樣的，於是我只有應承了，若不然我想一定會令他們不高興，就如同我一個同學，住在別人家裡，因了他自己性格的卑劣，得罪了同居者，於是房東下了逐客令，那樣我真覺得慚愧。

女房東換了一身新衣服出來，爲了採花便換了身衣服，頗令我感到詫異。她笑微微的對我說，「走罷」我對她說房東還未出來，她便進去叫他，五分鐘過後，一對顯得年青而且和氣的夫婦出來了，



我們便出了大門。

我們折向南走，那裡是往更僻靜的所在去的，一路上只有幾所建築得不牢固而且是偏斜着的草屋，門前數個小孩玩着，我們經過那裡，在那些人們看來，彷彿我們是一家幸福的人家，然而他們未想到被認作兒子的一個是異國人哩！

現在我想起了到什麼地方採花的問題，於是我問女房東：

「什麼地方去採花呢？」

一個花園中，……任何人都可以採的，可是要花五分錢……」女房東說，她很高興着說她的話，胖而且發紅的臉顯得年青。

「各種花兒都有……現在不知還行不行……天色晚了。」房東他說，好像是自語着，因為他眼睛看向前面不偏向我或者她這面。

「可以的……有電燈，看得見，前幾天我同着福子還來過一次，比今天還晚。」她帶些不滿意的口氣說，這我可以相信一半是怕我掃興，其實我是不然。

漸漸的走近了，他告訴我前面一座竹林便是，看，果然，離我們不遠地方看到了，那真是茂盛得利害；我疑惑着這何嘗有花可採。

「外面用許多竹子圍起來，裏面是花園……」女房東說，她或許知道了我在生着疑心。

「是嗎？」我驚訝的很，「這真是有趣！」

「是呵！你看竹子，長了這麼粗了。」她說，彷彿她看着竹子長大起來似的。

……我們走到了花園的大門，那完全用植物造的，頗令人起一種愉快之感；房東去買了三張票，我們走進去了遠處近處都是些花，顏色是使我看了眼花一般的炫麗，盡是些小而且美觀的花，有的植在花盆中，有的種在地上，我看見有幾個人在那裏彎着腰採着，手裏已經握了採了的花，於是我也採着。我一樣名兒也說不上來，我選着黃色的及紅色的，我看見女房東是採着些白花，房東却是站着觀看，他不愛採。

「林吉君……這邊兒來。」這是房東叫我，他離我稍遠的地方。

我過去，他指着他面前的花說：

「這便是剛才在我那裏看到的花……朋友送我的。」我想起了那花的形狀及顏色。

「是的……完全一樣的。」我說我忘記了這是「能採」的，我只看着。

「採一點兒罷，拿回去插在花瓶中。」房東說

，提醒了我，於是我採了兩朵，我滿心快樂着，我忘形在這一羣妍麗的花兒中了。

在電燈下，花兒愈顯出是使人愛慕，我想把所有的花兒都採一點，後來我覺得可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手中的花兒已不少了，我去找女房東，她正在一盞電燈下，觀察着花，她手中更多于我，我覺得她真是貪心不足，那五分錢早已够本兒了。

「回去吧！」房東也來了，他手中仍是沒有花。

.....

在我們歸路中，我們評論着花，女房東便說。

「今天我特別採的多！富美子託我多採一點呢！」我知道富美子所喜愛的花，被女房東採了許多。

女房東看見我沒有採那花，於是給我一些，並且說：

「太多了，送你一些……你沒有。」我接過來，雜在一羣被採了的花中，却顯不出特別的美，原來我曾看到這種花，因了顏色是粉紅而且有些白的原故，我未採牠。

忽然我想起了這些花兒的氣味，我不知道應當是如何的芬香呵。我拿近了一聞，却是一陣奇怪的味道衝到鼻孔中，當我拿出那朵粉紅而帶白色的花，單聞牠的時候！是，一定是由這朵花上傳出來

的怪味，於是我想，這或許是一朵野花，一朵使人看不出來的野花！

現在到了轉彎的時候，往左是到我家，往右是到房東家去了，我說我要回家了，女房東不叫，她說不久便吃晚飯了，我說把花放回家中再來，這是一個很充分的理由，于是我轉向左去了。

回到家中，把鮮花插在花瓶中，便轉身到房東那里，我的肚子實在也飢餓了。

他們的大女兒富美子正在選着花，二女兒也在，女房東拿着些預備插到瓶中的花，笑微微的向我說：

「她們真吵鬧，搶着要這個花，我不給她們了。」說着自己笑了起來，我覺得無一些可笑的地方。

富美子和福子都有些羞澀似的安靜了，仍在選着花，我無事可做，我是過來吃飯的，然而飯還沒開，時間已六點半了。

富美子拿了些那帶奇味的及別樣的花走開了，剩下那小的福子在那裏翻着花，一面低聲的在抱怨着姐姐拿走了她要的花，我暗暗的好笑，女人那樣的愛好花！

過了許多，飯才開了，肥胖的下女端了熱飯，

放在筷子的旁邊，房東叫我去吃，對我說：

「你有些餓了吧？」

「不怎麼餓……」其實我應當說「餓得慌了，」不好意思如此說。『一個人的僞假只是害了自身！』

這是第一次同了他們全家人吃飯，不，還少了一個，那是大學生，他們的兒子，他住在學校附近，除去禮拜日才到這裡來。

吃的不如以前痛快，這不是因了同着兩個女孩，是因為那女房東，彷彿是在探着我什麼似的，不住的看我臉上，我用手去臉上摸了一下，我以為有一粒飯子貼在上面，然而我自己心理作用，並沒有貼着半粒；這使我起始不安起來，因此舉動都失了常態一樣的夾一塊菜都覺得手腕生硬，放進嘴中的米飯也沒有細嚼，呵，我真是窘得要命！

「林吉君，吃一片這個……富美子，夾一片給他。」最後對她女兒說。

好，我心裏想，這麼小的桌子，難道我會拿不到？我又不是一個極小的小孩子，我自己覺着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她替我放在碟中，我很不自然的對她說了一聲謝謝，而同時女房東在窺視着我，我相信我一定更

不自然起來了，臉上一定紅了，因為燒得使我頭昏。

我勉強的應付着這個緊張的場面，我努力的去作出些自然而穩重的態度來，然而，天曉得我，連在我嘴中嚼着的菜都不知道是什麼味了！

.....

這個局面不會令我感到長久的，不久以後，我便離開桌子了，當女房東說「飽了麼？」的時候，忽的使我想到了究竟是吃飽了沒有，我說「很多了」，後來我才知道這句話說的是雙關意思，而重要的方面却在不安！

坐在客屋中，如同往常一樣，女房東走了來，眼睛幾乎成了一條線似的，手中拿了兩個蘋果，我沒有話可說，她先說話了。

「吃這個吧，富美子剛才在街上買來的，……一毛錢兩個哩！」女房東說，我想她是誠心在為難我，不然在探聽我。

「呵，這麼大呀！」我說，大的確是大，却是見過了的大法，我接過來，她又遞我一把小刀。

蘋果是酸的，覺出是特別的味道，影響到蘋果上來了？

「林吉君喜歡吃什麼水果？蘋果？」女房東對

我說，我想她是在等我說「是的。」

「不，是梨，我最愛吃梨的。」我說，她有些失望吧？然而，我真是意想不到的糟法！

「梨麼？是的，我們一家都喜歡吃梨，那富美子第一個愛吃梨，她說梨還是中國的好。」

呸！我實在想怒罵她一頓，中國梨她吃過，幾乎笑死我了，一肚子的氣悶忍着。

「中國的爛梨好吃，那是另一種梨……此地沒有。」我說。

「是的，在中國料理館裡吃過，爛得裡面有蟲子，可是非常甜蜜……。」她說，這更使我發笑，料理館裡不會把一個爛梨給主顧！她顯而易見的在迎合我的口氣，我只是要發笑，肥胖而且傻呆！

同她談話真是一半生氣一半可笑！

我咬着梨，果子水分很多却是不十分甜，她還要給我時，我對她說是不要了，五分錢一個的梨其實一點都不覺得好，我想或許是在一分錢一個中選出來的大梨也未可知，是的，她很喜歡把一件東西抬高。

不久的工夫，這間小客室中，坐着她們四個人，女房東說這樣景況真是覺得有趣而愉快，可是却未想到窘得我幾乎不能呼吸了。

小的福子主張要開留聲機，大家都很贊成，這個提議，于是由她們姐妹兩人抬了進來；據女房東說這留聲機已經廿多年了，我半信半疑的，或者又在那裏把這破舊的留聲機抬高了吧？

二十多張的唱片裝在一個圓形帶柄的盒中，女房東挑了一個開了起來，是一個有趣的而滑稽的「ジャズ」，可以頓時令我憶起電影中的「ジャズ」，旁邊時常有一個輕佻的女郎跳着浪漫的舞蹈，那真是使人看得出神。現在的情形：我對面坐着一個蠢笨而且可笑的婦人，鼻子上作着發笑的動作，她的旁邊坐着她的女兒，不比她相差若干多少的女兒，彷彿醉心于音樂似的聽着，那個老頭子，吸着煙，注目在煙霧中。我想，他在幻想他的年青時代，同着這個房東太太遊着公園，……買了這一架留聲機，也同時買了這張唱片，唱着，唱着，……如今自身已經生着灰白的鬚鬚，再看當時的美麗的情人已成了一個肥胖，不知在何時生了一種鼻子會翹動的怪病的太太了。……一切的事情均可以使他傷心。……好了，他應當看着他的女兒怎樣走入愛的路途中吧！

女房東自己開了一片最愛的，很得意的說起這是自己一人去買來的，我默默的點頭應示，這我不



喜歡，原來是三味線，硬，無柔和彎曲的音調，真使我生厭，唱完了還笑咪咪的問我好不好，我出口中說出了，「彈的很好！」的話，她說「是真好。」我只感覺到心裡在作嘔！

二十幾張幾乎都唱完了，不得不說一句贊美的話，于是我便說：

「這個留聲機一定要五十多塊錢吧？……」然而我想至多也只二十元。

「可不是，這還是優等的呢，現在買起來要八十多塊……前幾天去百貨店樂器部一問，同這一樣的東西，他要八十六元，從前買來時才五十七元五！……」女房東說着，嘴彷彿很流暢的，而且絲毫不慌的說出這一段自編的謊言，豈知我早已知道這架不值錢的留聲機是由拍賣場中買來的，用了十五元！

我說，「呵，漲的真貴了，倒是從前買是上算多！現在什麼東西都是越漲越貴的……就是這幾張唱片，每一張也要一元多吧……」

「一塊幾來着？……富美子你記得麼？」女房東說，福子却先說：

「媽媽，一塊零五分呢！」這個價錢是真實的！

「她說的是這張聲音不清的……別的大概是要一塊五六毛錢……許久沒購買唱片了……」女房東的鼻子越加動着，我想她必定覺得鼻子有些癢養罷？

久不開口的房東插進了嘴，他說：

「唱片是挺貴的，西洋的好的要賣四五元一張，本國的最賤的只化幾角錢便可以買一張了……」他很公平的說，女房東點點頭，她覺得沒的可說了。

時間已經很遲了，幾段無聊的談話弄得我無精神了，我起來告辭，他們還說時間尚早，不妨多玩一玩，我說聽留聲機聽暈了，他們都笑了出來，這原來是一句可笑的話，他們果真笑了，假若我說「聽煩了」的話，他們只少有些不樂，或許我走後要說我，「這小子不懂音樂」。我心裡感到悵惘，還是早些脫離此地吧。

「我應當睡覺去了，近來精神不好呢。」我隨便撒了一個謊，誰知惹人厭的女房東說。

「真的，林吉君，你的臉色不好呵，不舒服麼？」她彷彿很關心似的，她還叫她女兒看：「富美子，你看林吉君的臉……有些瘦黃呢……」

富美子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的說「有一點，

看不出來呢。」這時我在想，這可惡的女房東這麼會說話，一說什麼馬上能應付，那時我可說腹痛的話，一定會給我吃藥，我一不能擺脫而無恙的吃下一服藥下去，那是何等的冤哉！幸而說的是輕，不然，我將受她的支配了。

結果，我是雜開他們了，走出了他們的門口，我快意的呼吸了一口清氣，洗了一切氣悶的思想，慢慢的踱到我屋中去了。

房子使我更加輕爽起來，案頭花瓶中，插着新鮮的花兒，牆上釘掛着玄妙的畫片，一切都令我滿意，忽然我想起了方才房東答應爲我送來的兩盆花，還不見來，我以爲又像女房東樣的永遠忘却了，好在我不十分急要牠們，在作過一件事後便忘記了。

我正在想睡，已經弄好了棉被時，忽的有一個輕的聲音在叫着我的名字「林吉君」我想不出是誰，尤其不知道究竟爲了何事，等我出門一看，原來是富美子姐妹二人，每人雙手捧着一盆花兒，便是她們的父親答應了我而我以爲忘了的兩盆花，想不到現在被她們兩人送來了，我真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謝語回答她們，只由我實然生澀了的喉嚨裡說出一句「多謝的很，這麼晚了還送過來……」那小

的說「是媽媽叫我們來的……」隨後她們便走了，我拿着兩盆花放在窗台上，心裏在想那奇怪的女房東如何要使她的女兒送了來，并且那花是房東答應我的，真令我感到奇妙之至，她自己允許我的一張畫片，如何一直到如今還不見送來？那女房東所懷的心思真是捉摸不透呀！

第二天，早上我過去向房東說我收到了兩盆花，他說「我幾乎忘了，後來兩個小孩送了過去……」我感謝他的好意；我問起了女房東如何不見，他說上街買東西去了，我心裏不感到什麼。

一會兒，看見她回來了，穿着圓頭的本屐響着，手中提着些菜蔬類的，看到我便嚷着：

「林吉君早安！」我也回答她早安，其實早上仍似平常，何處來的安？……近來我真是同她大反着，覺得她說的一切及動作，在我眼裡直不痛快，是的，都使我厭惡了，除去那老頭及我的房屋。

她進去放下東西便出來同我說話，我窘，然而忍受着罷。

「明天她們學校中放假，我們一齊再去採花去呵？……」女房東滿心希望我能說「好」，然而我不。

「明天麼？禮拜五呵？不行了，我的一個朋友約我去看電影，不能去了呵……那真是失禮的很了……」我表示抱歉，她以爲我厭惡了去採花，於是說：

「那麼，林吉君不去了麼？……本來那裏已經沒有什麼花可採的了，每天去很多人，都是盡量的採去呢……也許我們去一會兒，替你帶一點花兒來吧……」我看她說着，發笑的鼻子又在激動着，鼻尖特別顯着一塊粉，那是早晨起來化裝沒化勻的原故吧？

「那好極了，……我很想去參觀一下那花園，花的種類是很多……可惜我一點都不知道。」我說，我覺得這句話說的十分圓滿，我可使她知道我不是不願去而是有事不能去的。

「下一次去參觀，不採花了，花已經沒有什麼好的了……那花園很大的……花很多，是的，很多……」她說，說不出一句整個的話來了，我覺得可笑，而且我覺得非立刻離開這裏不可了。

「我要回去寫一兩封信，一會兒再來吧……」我離開，去穿鞋去了。

「哦……那麼……一會兒再來玩玩……」她也起身隨着我到門口，我向她說了一聲再見，便走回

去了。

我不回家，我沿着稻田走，青青的一片，看去頗覺爽意，隔不遠便有一個做的形奇古怪的人，用一根竹竿支着，爲着恫嚇鳥兒的啄食，有的也似中國一樣以手中拿了紅的碎布片，任風吹揚着，於是這種胆小的禽獸們便驚嚇得遠遁了，農夫們精巧的心思作出幾乎嚇急人的東西來。

天氣甚清明，一點雲彩也看不見，我想到假若現在到盛開着櫻花的地方遊遊，一定更加有趣的多，但是這個興趣沒有打動我的心，我只是走着，沿着窄小的麥隴。

綠色的青蛙，坐着仰着大眼睛的頭，聽到步聲便跳下淺的稻中，在游了一點以後，便又浮上來彷彿是在探着適才的聲音一樣，一會兒便又游到岸旁上，休息着，我驚吓了許多的青蛙一個一個都跳下去，然後都游了回來，坐在陸地上……。一路上幾乎不曾斷絕一般，青蛙們露在水上的頭看着我。

沿着麥隴走了很遠，這樣清爽的適人的天氣令我忘却一切了，那個肥大多言使人討厭的女房東也好像消失了一般，絲毫不曾在意識中浮起過一次。

小孩子挖着着泥水，他們的遊戲便是這樣，我

立在他們前面，問他們在作着什麼，他們說在捉魚，我想在這裡不會有魚的，被小孩子搗黑了的水，漩轉着，褲腿捲在大腿上，手伸在水中，摸着魚……在我幼年時我也有過這種有趣的事情罷？幾年來的奔忙使我忘去一切從前的事情了！

我離他們往前走，如此不厭的走下去，我相信會迷失了路途，傍晚的時候，我在焦急着歸不了家，荒涼的僻靜地說不定會出一件意外的事情……想到這裏「回去吧」的思想使我轉了步伐，我於是走在原來的路途上，這樣可以使我安一點心。

倘若要由那裡走回去，一定要經過房東的家，那家雖然是建築在斜的地方，由那空屋中的窗戶中，可以望到外面一切東西，若是我再被女房東看見，不由分說的又說一套可笑的話時，真是難以擺脫的，要是跑過去，那說比慢好的多，不幸的是還得叫她看見以為是有意如此——天相信我，我是有意的——那我一定還要受更奇怪而且難過的言語的：是的，我知道在這個時候無論如何不適用於「跑」，只可以大方的走過去，看見也好，看不見更是好，于是我沒有事情一樣的走過，我大胆的還向窗戶那看了一眼，多謝！半個鬼形也不見！我輕輕的呼出一口氣，愉快的向前走，剛好在一條胡同的盡處，

就是說，我看見一個摸樣可笑的婦人走過來，使我窘在那裡了！大家都可以猜出這婦人便是對人親熟的女房東了。

「林吉君，上何處去？由我們那裏出來麼？……老頭子也不在吧：他說要去城裏哩！」她說，而且因了在街上越顯出格外親誠的樣子，笑着，使我全身立刻起了不安。

「到野地裡去走了一會……這樣好的天氣，真是愉快的很呵！……」我說，爲着表示回答她好意起見，不得不作出自己覺得難堪的笑容。

「真的，天這樣好，我們去玩玩？」她說得很興奮而且急欲拉我一樣。「走吧，林吉君，快換衣服去……」她不顧我一切的自己回去了，我立着出神，隱隱的可以聽見她在自語着「……富美子今天下午沒課，沒準能遇見她……」……很清楚的傳進我耳朵中來，立刻彷彿又注射了一注麻醉劑一樣，覺得腦筋愈加繁亂起來不得已而邁了無力的步子，數秒鐘快樂的回憶不會離開我……窗戶上沒見過人影，放鬆了心……現在，事實上恰好成了相逆，我又衝入那悶人的牢獄中了！

五分鐘以後，我進到自己的屋中去了，我以前沒有過這樣沉慢的五分鐘，這實在是太多了，然而



真的，我在一條短小的胡同中竟走了五分鐘，或許是有的，因為走在沙子上的脚步更覺得沉重不堪，我是喘着氣，走進了這一間小屋中，這已經稍微有些使我失望了！

拿了一頂帽子，換上一雙新擦亮了的皮鞋，我一心的想安弄污了牠，好使她看了不覺得怎樣，假若穿上發看亮光的鞋同了她們母女——假使能夠的話——出去遊玩，人家顯而易見的以為我有意擦得如此，那我真是有口難分說了；我努力的使在鞋面上沾些污泥，結果只是弄了些小的損傷，自己好像担心着似的，到房東家去——什麼事都會弄巧！女房東已經換上一件花紋的衣服，看去彷彿年青了些，然而誰也不會相信當她告訴人家說她才廿三歲，她實在有這一倍以上的歲數了。

好了，一切事都安排得非常順利，命運的會捉弄人是真實的，我靜等着以後的來到。

她在街上時總是要特別表示親熱，比方她會突然靠近你，替你與一下衣服或帽子，再或者便是叫你拿出手帕叫你握着嘴，而她自己也正用一塊小花的手帕蓋在嘴上，這都是令我生煩的，我不須要她那樣可親的舉動，簡直是要死：我一邊走，一邊在設法躲避她，于是她用話來表示親忱，她說：

「林吉君，你看這天氣多好！要是在禮拜日，那我們許多人可以一齊出去玩了……」口氣中頗露出惜嘆的意味，我想她一定是怕遇不到她女兒，不然便是在恨爲何不是禮拜日。

「禮拜日了那才熱鬧呢！我們應該去看櫻花的，看電影也很有意思……」我說，在萬分氣悶與不安中我還要說出快樂的字句來，好遮住了我的現在的性格。

「是的，我們今天去看櫻花去，一定熱鬧！一定！……」她說，高興的回顧着。

「很好的，看櫻花我很樂意……那要搭電車的呢？」我說，櫻花或者能轉起我的興趣，然而我怕，我怕遇見那女人，在她面前我將受着沉重的拘束。

「坐電車，——現在我們最好能吃飯去，吃過飯便去看櫻花，好吧？——」她說，在徵求我的意見我回答他說好，於是我們到離車站不遠的麵舖中，那麵舖是很有名的。

「喂！喂！富美子，富——美——子……」女房東像失了魂似的猛叫着，她生怕她聽不見，拉了五秒鐘一個字的長音。富美子站住了，并且走向近來，我更是感到頭暈，我忽然想起那一朵粉紅而

白的花，那奇怪的臭味可以失去我的主宰力。

現在，空氣緊張而且混亂，她們母女說着話，我聽出她叫她女兒一齊去，她還起初不願去，後來，她答應着一齊去，最後女房東對我說：

「這樣又熱鬧些，是不是？林吉君？」她不等待什麼了，她很滿是的笑着，鼻子作着更加下劣的運動，然而至此時，任何也引不動我的興趣來了！我只是呆板的像死去一般，跟着她們進了麵舖。

我不知道我始終吃了些什麼，肚子不餓；我看她們吃着麵，女房東臉部的器官，因了麵的熱氣，燻的不住的蠕動，鼻子上的汗，爲了搖動的原故，掉在碗中，混雜麵湯中，她不知覺，她是注意在吃。

「呵……真熱！」她說，用一塊手帕擦着汗，她看了她，她還在吃着，臉上微微顯出些紅暈，或者那是可愛的，然而，現在？惹人厭的！

她大方的付了三毛多錢，走出舖子，我要向前去買電車票，她說「我買——我買……」我讓她買，我樂我還能省下四毛多錢！

車上人真空，她坐在一旁，命令我坐在她身旁，而她大女兒，則坐在我身旁，這個局面可想而知的是拘束而且沉默的了。

女房東不時的向她說話，這樣是由我旁邊說過去，女房東的說笑的聲音由我右耳進去，她女兒的尖細而緩慢的聲由我左耳進去，我只是呆然的由她們母女交談着，我注視看窗戶外的風景。

電車到了一站，而我們也應該在這裏下車了，於是我又隨着她們下了車，在我自己真以為是一個騙子，永遠跟着彷彿要偷竊一般。

路漸漸的向上曲折，成了一個山腰的形狀，走着頗感疲倦，然而她們兩人仍是高興的談着，她們忘了旁邊還有一個煩悶的人在。

遠遠的，人可以看到一片粉紅色，或者更要花些好像一群小蟲，在那粉紅色的下面蠕動，不快的心稍稍的被打動了，我想快些到那裡，大概可以完全把我的煩悶取消了罷！？

終于，我們加入了那一群中了，各各人都像着了瘋狂一樣，這是最讓人心迷的呵，看那些穿得十分妖妍而且合身的衣服的女人們，她們臉上都是特別愉快，內心已不存在任何念頭了，她們在那美的櫻花樹下，表現着所有人類的本性在吵鬧着，每邁下一步時，幾乎都是人，這樣多并且混亂，使我的心整個的融化了，我知道我在笑着，一顆心也在跳躍着，同着他們散漫的步伐。

在一堆人叢中，我們坐下了，女房東也格外的興奮，她遮住了她將老的面孔，等待着一個新的希望，她女兒彷彿也睜大了眼睛，四周圍看着，我心裡很卑僻的想，她正在想有一個浪人去擁抱她呢！

這種的地方，最高權的警察也不會表干涉這些毫無次序的吶喊，他們也正在心醉着哩！

確是如此，人們心中沒有一些苦楚了，也并不顧着將來，現時可以迷住了人心，看呵！熱鬧的現時！一個手拿着酒瓶的人在抱着一個不識的少女，他用酒灌她，她不得已而嘔在吐中，隨後又去擁着一個打扮得漂亮的婦女，跳着咖啡館中下流的舞蹈，嘴中大聲唱着流行的小調，這會人聽去可以想起一頭牛；我看見，是，就在我旁邊，有一個年青的人，滿意得已經失去了理智，他抱着一個少女狂吻着，可真是使我看了覺得不像體統，然而我在看了那被吻的少女時，并不表示出任何，而且手更在撫摸那青年的頭，于是我知道了，這或許是一對戀人，他們借了這個場所盡量的熱吻……。

意外的事不久便發生了：坐在我們旁邊的男人，他是不安分的，我看出來他面部上的表情，他是要同富美子親近，我想我可以看一個滑稽的結果

來了。

女房東，她並不是老實，也並不怕她是在一個異國人面前，她是想找一個機會自己洩露一下。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肥胖的女房東被一個矮小的禿頂人扭住了，那禿頂人死命的不放鬆，弄得她自己找不着主意，可是——情形多麼迷人呀：不久，女房東已經倒臥在那禿頂的身上，他手在哈癢似的捉住她的乳房，昏顛了！天地相覆了！他們更加狂烈的喊着，女人嬌嫩的聲音，各處都可以聽見，而使我最吃驚的聲音，在我邊旁發出來了，趕忙回過頭來看：哦，富美子已被那男人擁抱過去了。是她，發出了驚嚇了的聲音，或者是達到目的歡悅的聲音！好呵……

我的腦還清醒着，我只爲目前迷花了眼睛了，我的理智還存在，他管轄着我的一切舉動。

我是像得意一樣的看着富美子，她被那男人抱得滿臉紅色，被他的強烈的吻，吻的她嘴唇幾乎出了血，她在享受着，她急須欲有的事情現在滿足于她了，連那顯得青年的女房東也失去她當母親的尊嚴……。

「你不愛熱鬧麼？……嬌麗的尖聲忽然傳到我耳朵中立刻使我一驚，扭過頭看時，一個不識的女

人靠近着我，她身上的粉氣弄得我鼻子塞住了一般的濃厚，這是一個良家婦女？我兀自懷疑着，却不防她又說：

「跳一個舞好嗎？……」

「不……不……我不會。」我說，我覺出我舌頭已經生硬了，我竭力使我自己安靜，我須用理智了。

「我教給你……起來吧……」她想把我拉起來，但是她不會辦到。

「那我們一塊玩玩……」她緊緊的靠着我，手已經圍繞着我的脖頸，她要同我親吻！

「我不願意如此……你走開一些……」我有些忿怒了，由她嘴中可以聞出強烈的酒味。

「不，我們玩玩……」彷彿她一定要難倒我一樣的，越加緊迫我，紅的臉上含着更深紅的顏色，使人心迷。

「老實一點……」我正經的對她說。

「啊？……你」她說，猛烈的抱着我，幾乎失去我惟一的管轄者了，她，更似一匹無情感的野獸，用她的嘴吻在我臉上，隨後她狂笑着，奔向另一堆人叢中去；事情使我生了煩惱，我想這一定是那母女看到的，但是，我不怕，各種的証據可以令

我大胆！

女房東不知在何時由那禿頂的男人懷中掙扎出來，梳着的丸髻已經成了一個鳥巢，更在擦了粉的胖臉上，隱隱的有一兩個吻痕，這斷定是那男人的狂吻，印在上面的。

「富美子……」她叫着，她不見了女兒。

富美子跑了過來，適才很光滑而且平勻的頭髮也成了異樣，當她看到我們時，臉上紅紅的，口中微微喘着氣，顯而易見的是由別人的擁抱中逃出來的，她用兩手弄着紛亂的鬢髮，一邊口中說：

「媽媽……」

「歇一歇……別再鬧了，一會兒便回去吧……」女房東說，我想她現在有了一點理智。

.....

歡樂仍在繼續着，人們的叫聲從不曾停止過，我們離開那裏去了，那個熱情的富美子還在扭回頭觀看，戀戀不捨的，目光射在剛才我們坐過的位置，那邊旁有擁抱過她的人在。

歸途的電車，她們不交談，都在沉默着，腦中盤旋着消魂的回憶，我時常看她的表情：她們是高興，由她們突然的微笑中。

我回到家中，沉悶的空氣又來侵襲我，我想到



了那放蕩的聚會，那帶着一些野蠻風味的，一羣飢餓的人們在那裡可以得到滿足；在那裡只須用情感，理智是不能忍受，我不適于享樂，好了，我離開了那地方。

第二天早上，去到房東那裏，各人懷着心事似的，臉上的顏色立刻變成紅色，我明白這是昨天的回想，在家中可以感出這是羞辱的！

吃過早餐之後，我出去了；現在我更加厭惡了現時的生活，女房東的性格我已經了解，那少女的心情我也了解，是屬於下流，我急須躲避。

於是「移居」的思想使我感到急要的事情一樣，在這一次出門，我便帶了尋找空房的目的，這不是一件容易實現的事情呀！

傍晚回到家中，立刻有一件事弄得我生氣，便是我發現了她們所採的花，她們採花的結果，就是令我生氣，一瓶子的奇味的花，插在那裏，那是我明白的，用了富美子最喜愛的花，插在我屋中的花瓶裏，其中所含的意義真覺得是卑劣，我立刻一把拿出來，扔在街上，任車馬蹂躪去吧！這種不安分的野花！

事情弄得糟了，覺得彼此之間有了無形的隔膜，便是那女房東發現了那含着希望的花被拋棄在

街道上以後，她想得出來，我已經不會再給她們一個滿意的回答，

以後的一禮拜，我的生活漸漸的安靜下去，永遠插滿着花的瓶，早已空着。屋中的掃除也成了我的職務，送過來的飯，多半是涼的菜更可以看出她們的冷淡，事情已如此，我便急要移居了，託了數個朋友，爲我尋找，他們都慨然允諾了。

五月中，我已經尋到一間稍大于此的房子，一切我都容納，在那新房在的幾件無理而且刻薄的條件下，我搬進去了。從此，我對於舊房主，永絕了，那多言的女房東，那一個表面上安分而內心放蕩的富美子……讓她們偷偷的享樂下去吧！

.....

一個奇妙的夢境，使我重憶起了以前採花的情景：

「送你這一個……你沒有。」

「好……」我雜于所有美麗嫻靜的花中。

它起了異樣的味道，我想它是一株野花，于是我棄于路旁……。

一九三二，十日脫稿 伯上



出版日期 二十一年六月一日

定 價 每月一期 每期六分  
半年三角 全年五角  
郵費在外

通 信 處 北平阜成門外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孔德文藝出版部

